

123.83
口
2

論語集註

廣德館校正

二



卷之三

吉田氏



形云

論語集注卷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

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

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

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

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

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

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

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御人

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御。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

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

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

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

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

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

與。子路問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

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

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

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

賓客三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間一以知十。賜

也。間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

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間一知十。上

知之資。生知之亞也。間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

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間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

與猶也。與邪。

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寢。謂

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鏹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聲。○宰予能言而得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覺而後已。惟恐其

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

行敏於

古同聲。故邪亦與也。同義。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

也慾焉。得剛。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

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撝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

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

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

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

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間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

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

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

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

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

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

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

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

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

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

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

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

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

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

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

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

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

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

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愚問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

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

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

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

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

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

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

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間之曰再斯可

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

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

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

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

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

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空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

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

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日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

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

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衣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

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

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

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

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不

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

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

聖賢
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

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也。馬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

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

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

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

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

乎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

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

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

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

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今下之也猶者也

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

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

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

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

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

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為使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子曰赤之適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原思為

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

祿也。九百不言。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母

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

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

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

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

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

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

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

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

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

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

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蘇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

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

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

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

夫晉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音食

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

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

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耳猶矣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

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殉

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

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

苟賤之差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

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

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

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而猶與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

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

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

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數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

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

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

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

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生語之。則其

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

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

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

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

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

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孔

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

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棱也。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

久國而不治
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

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也所猶若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

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

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

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

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

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

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

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

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

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

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集注卷三

論語集注卷四

述而第七

章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

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

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從。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

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

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

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感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

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

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

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

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

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

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

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

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

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

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

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

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

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

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

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

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

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

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如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
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
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
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
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

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
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
之記。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

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
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

言者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

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
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
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

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

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

治而不語亂語
久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

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

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

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

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

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

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也忠信本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

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程子曰教人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子曰字

疑行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

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

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大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

也○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益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

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

此如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

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

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子退指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仕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

捐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

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

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

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

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

言君子道者
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

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

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

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

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

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

久矣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

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

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

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

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德性本無

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

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

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

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憊絲里反絞古卯反○憊畏懼貌絞

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

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今上之而猶乃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

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

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

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

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

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

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

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

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

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

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邊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

而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罷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奎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

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

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

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

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

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

所搖奪者必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於此而得之。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

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

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

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埽應對以至冠昏

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

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

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

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

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

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

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于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

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

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

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

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

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

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

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

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

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

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故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

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喚乎其有文章功成

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

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

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

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

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空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間下之
然猶焉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

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

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注卷四

論語集注卷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

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

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間之謂

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間人譽已。

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

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麻冕。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

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

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

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子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

將殆也。謙若不敵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

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

以必多能。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

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

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

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

雖聖人亦無以如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

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

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

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

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

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

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

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

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

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

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

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

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

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

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

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

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

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

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

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問如字病間

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

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

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子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

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

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

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

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

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王之待賈也若

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

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

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

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

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

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音夫

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

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衆招搖

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情。

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

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

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焉。

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

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

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繹言者。婉而導之也。

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

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與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忤之鼓反。○忤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忤不求。則何

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忤。弱者必求。

子路終

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

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

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

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

周於

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

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

唐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

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

為十
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

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

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

文侃侃剛直也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跽跽踏如也與與如也子

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跽踏恭敬

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

衣前後襟如也襟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

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

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襟整貌趨進翼如也張拱端好

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

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

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

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君位

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握也。

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

也。復其位，蹐蹐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

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蹐蹐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

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勝平聲。縮色六反。主諸侯命圭，聘問鄰

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

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蹐蹐，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

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

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間色不正

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袷絺綌必

表而出之。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

體也。詩所謂蒙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裘，麤所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褻裘長。

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狐貉之

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

玉不去身。鴈，鴈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

襪。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襪積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以

弔。喪主素。吉主玄。弔，一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

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

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

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晶而

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饘而餲。魚

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鳥邁反。飪而甚反。○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

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

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可。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

但決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當康子

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

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

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

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

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

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

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

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

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彘之。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

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

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彘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

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

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

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

天是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執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

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

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

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

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

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

不親指。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曰山梁雌雉時哉

斯猶然也哀六年公羊傳曰諸

大夫見之皆色然驚駭之貌義與此相近

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

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閔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注卷五

明治十年

四月中旬

以全

高儀三

永之

